

# 难忘“龙棒”的那一口糯香

□覃敏善(壮族)

一提起“龙棒”，很多外地人都以为是木棍铁棒之物，然而非也。此“龙棒”乃我老家大化、都安一带的特色美食——糯米血肠。

这些年我一直在外面打拼，在家陪伴父母的日子扳手指都能数得过来，故乡业已成他乡。日子在漂泊中春去秋来地轮回，而那“龙棒”也变成了一味乡愁。

大寒这天傍晚，我下班等回家的班车。站在街口，车来车往，没有哪一辆为自己驻足；临街的红灯笼，高高挂起，却没有哪一盏是自己点亮。在忙碌的氛围里嗅闻到春节的气息，大街小巷飘荡的缕缕香气格外浓烈，不知不觉点燃了我思乡归家的心绪。

晚风夹带着大寒的深意在“呼呼”地招呼着泛黄的树叶和匆匆而过的行人，似乎在催促着行人赶快回家吧。我竖起衣领，搂紧外套，双手抱在胸前，直跺脚，不安地往七路车来的方向瞄了几眼，车还没来，可风还在刮。

摸着通红的鼻子，车却迟迟不来，那种心情不是滋味。可就在此时，老同学的一条微信动态戳中我的泪腺。视频里，只见她正在煮着一锅的“龙棒”就是糯米血肠，举着一节“龙棒”在高呼着：“来啰来啰，又香又甜的龙棒出锅啦，正宗的大化风味小吃。”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那还冒着热气的“龙棒”香味，嘴里涌起了一股久违的糯香。就在这一刻，任冷风掠过的瞬间，一种酸楚的情愫拂动泪眼，纷乱的思绪令我感慨万千。

说起“龙棒”，如果你走在大化、都安的大街小巷，车站门口，菜市场里，都会看到这

样的小摊点：两个煤炉和两口铝锅，一个铝锅里正煮着“龙棒”，另一个铝锅里搁着圆形竹屉，里边摆放着煮好的“龙棒”，上面罩着一张干净洁白的棉纱，边上一般放有一把剪刀或者小刀。这“龙棒”呀，一般都是论斤卖的，也有一节一节的卖，价钱也比较适中，主要看顾客自己的喜好。

当你逛街累了或饿了，就在街边的小摊前，买一节“龙棒”。边啃边走或者蹲在街边吃，美味可口，解馋又充饥，多惬意呀。

夜色逐渐深了，可七路车还没来，天开始下起雨来。我的思绪飘回了老家柳镇夕阳西坠的黄昏，眺望那抹瑰丽的霞红，父亲那有点驼有点瘦的背影，母亲那一头的芦花白。

亮堂的灯光洒满在冰凉的站台，雨点眨动着眼睛在透明的玻璃站台棚顶一滑而过，仿佛牵动思念的情结在寂寥的天幕不停地飘飞。而我怦跳的心，无法抑制地随风悠悠飘荡，追逐着夜鸟北飞的影子翻山越岭，伴随着丰满羽翼快速扇动的声响，望眼欲穿。

夜深沉，困倦中不敢丝毫的懈怠，唯恐不经意间酣睡错过回家的车子，留下我孤独的身影流浪在红灯酒绿的街头。

模糊的视线，穿越层层树叶的碎光，恍惚又看到苍老的父亲，弯驼的背压碎了厨房灯火的宁静。父亲手中灌好的那一串串丰满的“龙棒”，年的氛围早已弥漫整个厨房，触目可见的尽是诱人的年味，在宽大的台面上无限地放大延伸。回过头，我仿佛看到母亲期盼的目光，一直定格在炉灶上正煮着龙棒“嘟嘟”作

响的铝锅里，欢腾的水汽拂动着母亲的刘海，丝丝飘然，沧桑的脸庞凝结着一抹执着的神色。

此刻，我猜想母亲的心情，她一定在盼望着奔驰的列车呈现在视野，搭乘着儿女熟悉的身影平安地返回久违的故乡。依稀记得小时候，在大年三十晚守岁时，母亲一定会切好热气腾腾的“龙棒”搁在茶几上当零食，父亲则挺直腰杆给我们兄妹几个读家训。一家人围着炉火吃“龙棒”，嗑瓜子，看春晚，等待新年的钟声敲响。

如今，我像一只无依的小舟还在他乡冰冷的站台逗留，然而故乡的一草一木，父母蹒跚的步子却牵引着纷飞的思绪在家乡熟悉的田野里忘情地奔跑。那一树的落叶，在冷风的拂动下沙沙作响，唤醒了童年稚嫩的记忆，点燃了那抹连绵不断的思乡情结，一次次驮着我梦回故里。

“喂，你什么时候的车呀，几时到家，爸妈已经把龙棒煮好了，就等你回来了！”爱人的电话让我如梦初醒，焦急地望着七路车来的方向，“已经十一点了，车还没来，估计明天下午才能到家。”“哦，那你路上小心点，晚安！”

爱人的问候随着寒风而来，毫不声张，却自带力量。正是这股无形的向上力量，牵着我的目光，一步一步带着他乡的宽厚与薄凉，缓缓地接近着故乡的温暖。我仿佛看到了日夜思念的家人，他们在我的梦里依然那么清晰，恬静淡雅散发着淳朴的幽香。剪不断的乡愁哟，似一杯醇厚的烈酒，放任酸楚的泪在这思念的



暗夜里无声地流淌，澎湃着一颗燃烧的心扉，在岁末的期盼中不停地飘飞。

嘎一声，七路车终于来了，我匆忙上车。凌晨十二点，车子消失在城市边缘的夜色里。

窗外，雨还在下，寒风依旧凛冽，有些勇敢的事物，正在崭新地生长。那是涌动的春芽，那是大自然的笔墨，那是我心中向往家乡的春色。

我对内心那个真实的故乡，充满了眷恋。于是文字汨汨而出，我的笔下故乡从未消失。在通往故乡的路上，窗外的夜幕，似乎弥漫着新出锅的“龙棒”糯香。



## 回乡过年(外一首)

□韦朝恒(壮族)

汽车是流动的  
风捎上异乡漂泊的游子  
回归魂牵梦萦的故乡

收费站放开免费通行  
一溜烟儿的喜悦  
清爽了一路的风景

中国传统最隆重的春节  
一直捂在孩子们的心头  
早已迫不及待

杀年猪的嚎叫声此起彼伏  
祖辈浓浓的年味  
陶醉了山村每一片云彩

乡村的鞭炮声无拘无束  
村民小康生活的惬意  
化为隆隆的炮响

最是土酒放纵的时候  
乡音淳朴的祝福  
泛红了男人们的脸庞

原生态的山歌  
夹杂着初春泥土的芬芳  
在青石板路上飘逸

故乡一片草木葱茏  
春的气息与年的味道  
是我背井离乡心灵的港湾

### 母亲的春节

岁岁年年  
虎年春节依旧  
母亲却日渐苍老

翘首以盼  
是母亲一年的牵挂  
期待离家的儿孙平安归来

烟熏腊肉  
熟悉而经典的味道  
是母亲亲手烤制的乡愁

粗糙老手  
母亲握疼了曾孙的小手  
幸福无比地老泪纵横

围炉烤火  
闲谈的是儿孙不尽的童年  
母亲依然记忆犹新

声声祝福  
叠加上亲戚朋友崇敬的拜年  
母亲脸上绽放成一朵桃花

定格永恒  
每每与子孙合影  
是母亲毫不动摇的执念

依依惜别  
母亲切切的叮咛  
铺满故乡的来路

## 英雄过处有晴天

□梁沃

“绵绵阴雨二人行，怎奈天不淋一人”，这是一个禅门故事，意思是人生际遇都是一样的，看你有没有与众不同的思考。何述强老师来到钦州，专门探访伏波将军马援，然后写了散文《乌雷的那一场雨》，此文还荣获优秀散文奖。我生于斯长于斯，一直听闻伏波将军的故事，我却无片言只语，更不说深入研究了。“同行的朋友在掷杯茭”“而我在沉思”。我和老师的“家国”情怀，自此高下立判。

为了写好伏波将军马援，何老师用了6年时间搜集史料，拜谒两广数十处伏波庙。文章以“一场雨”发轫，尺水兴波，风起浪涌。

风雨，在中国有着万千气象。我想起两千多年前的《诗经》。“风雨”的象征意象，一诗多解。《毛诗序》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身处动荡的乱世，“风雨”岂止是一场狂风暴雨。

陈子展认为《风雨》的积极意义在于鼓励人们“为善不息，不改常度，造次不移，临难不夺。”故后世士人君子，常以身处“风雨如晦”仍要自律“鸡鸣不已”。

1914年的世界动荡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绵延欧洲；中国告别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列强环伺。内外交困，风雨如晦。就在这一年，著名学者梁启超为清华师生作《君子》的演讲。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镌刻为清华校训。1916年，蔡元培于“大风雪中”，同样伴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呼号，出任北大校长之职。郭沫若于“五四运动”落潮期创作《星空·归来》“风雨如晦之晨，游子归来了！”

兴亡盛衰，朝代更替。回望一段段难以触碰的过往。东汉光武，身边宵小作乱；明皇失政，酿成国变。断于前而丰于后的“悲剧英雄律”；而隐藏背后的是“历史周期率”。《诗经》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种历史现象，西周时期就已关注。“那一场雨”已然亮剑！“明君良臣”相互作用的千年古训，犹言在耳，惊涛拍岸。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黄庭坚看中兴碑“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瑶词”；西方学者说“每一个英雄的背后都隐藏一个悲剧”。古今中外，概莫如

是。有谁知道忠臣刻骨的悲痛，只是争相欣赏诗词中优美的文词。英雄末路，沧桑相伴。这是英雄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何老师文中多处提及中国文化“托命人”杜甫。他花了十多年时间研究这位心中偶像。“发现了杜甫诗中不少跟伏波将军有关的信息”“‘铜柱’共出现了六次”。就是这短短一行字，不知翻阅了多少书籍，查看了多少诗行，并归结为“杜甫总在黑夜出门”，因为他怀有一腔热血，需要黑夜的深邃，星月的磊落，孤寂中思考；聆听山嘶虫鸣，猛兽出没、老虎嚎叫。“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当世界沉沉睡去，杜甫游走旷野白骨深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化成泣血文字。如果李白是中国文化的彩虹，杜甫就是中国文化的山脉，在黑夜里那些岩石仍在暗暗发着光。

“诗经”时代的君子，可施诸可敬可爱可亲之人。泱泱中华，“君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是乱世中道德高洁的谦谦君子，是匡护正义的伟岸丈夫。从马援到冯子材，从李白到王阳明。从黄庭坚“前朝悲”到作者“振我心”。武将守卫国家版图，文人谱写精神图谱。参赞天地，化育万物。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士志士终其一生坚守心中信仰。鸡鸣不已，亮剑不止，情怀使然。

以史为鉴知兴替，以史正人明得失。风光无限的云台二十八将，只能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符号淡出视线。唯独不被列入其中的马援将军，千百年来被人们崇尚成为一种信仰。河清海晏，幸甚至哉。

何老师说，寻访英雄永远在路上。当他感觉疲惫，就会抄几首杜甫的诗，大声吟诵，一直被这种温暖和浩荡滋养着，让自己活得纯粹一点。英雄代表着山川的正气，是精神之源泉，对我们有着神启的意义。每当落寞时候，总有人提醒不能沉浸于个人的忧乐悲欢，永远迈向一种高远的境界。

“乌雷的那一场雨”已然结束。正如何老师说的余情未了，心中那首歌总为他们而唱。前不久，他又专程去康熙岭拜谒伏波将军。或许热爱英雄是一生的事业。

我想起一句话。我们不可能都做英雄，总得有人坐在路边，当英雄经过的时候为他们叫好。